

卷廿一之廿二

31 * 32



又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市糴考 市

宋

孝宗隆興元年詔軍興以來一應朝廷科降并督視行府
兩淮節制司江淮宣撫司都督府收買軍需蓋造營寨
之類並係科撥經總制及支降激賞錢糧於州縣和買
措置尚慮官吏夤緣掊歛不即還直許令人戶越訴仰
所屬監司按治以聞 乾道六年臣寮奏每遇大禮凡
所需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

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
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奸宿猾邀阻乞取
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
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
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奸弊乎詔從之
淳熙元年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
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如
違以違制論許民戶越訴 壬子江西漕臣錢佃等奏
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

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詔監司開具散
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五年四川制置胡元質
等奏夔路之民爲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
民力重困所有大寧鹽課委無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
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攢剩之錢置金錢發
納總領所及茶馬司蠲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
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全科民間買絹
之數餘錢又可作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
並從之 十一年臣寮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

錢二色惟湖州吉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于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絹紬又以細絲織綾許以粗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後邑民皆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有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粗絲織造從之 臣寮言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有將堪好絹帛强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絹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絹許人戶越訴令

監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

寧宗開禧三年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理宗嘉禧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昏卒並緣爲奸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申嚴禁從之 紹定時李鳴奏會稽郡賦重民貧以和買一色言之其爲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

熙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此無他其爲額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爲官市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弗償鑿空科取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爲定額一半理估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權申請將列郡和

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爲辭矣然尚有可得而言也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劍藏焉歲時之祭享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他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他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他郡所無之盛羨宜得他郡所無之陰覆今乃有他郡所無之騷擾而又負他郡所無之供輸爲民父母獨不當爲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困爲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

則傷民行而大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估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爲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爲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減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他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爲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例一

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懽欣悅懌矣此實祈天永命之一非但爲一郡設也

遼

太祖神冊三年三月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太宗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畧中交易市北于漏下交易市南

聖宗統和三年十一月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六年七月觀市七年二月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

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竒峯路通易州市 耶律隆
運爲大丞相以南京歲不登請免百姓農器錢又請平
諸郡商賈價從之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布帛不中尺度者

金海陵正隆六年四月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
賈赴溫湯置市

章宗明昌元年七月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泰和六
年正月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宣宗興定三年正月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軍輸毋至

抑配貧民

元

世祖中統四年正月詔立燕京平准庫以均平物價通利
鈔法 至元元年正月立諸路平准庫 二年三月括
民間南貨官給其直 十三年正月立回易庫于諸路
凡十有一掌市易幣帛諸物 二月勅上都和顧和買
並依大都 十六年十月張融訴西京軍戶和買和顧
有司匿所給價鈔計萬八千錠官吏坐罪以融爲侍衛
軍 是時和買木綿布限嚴且數崇安尹楊靚區畫有

方不屬于民 十八年九月勅新安縣民復和顧和買
十九年九月命軍站戶出錢助民和顧和買 二十
年十月立和林平准庫 罷雲南造買金箔規措所
二十八年二月汪總帥言近制和顧和買不及軍家今
一切與民同詔自今軍勿輸 三十年詔出征軍毋以
和顧和買煩其家

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詔大都路和顧和買及一切差役
以諸色戶與民均當 大德二年十二月詔和市價值
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七年三月追收元降除免和顧

和市璽書

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
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 延祐七年時英宗未改元鉄
木迭兒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
昉等官仍令郡縣更造徵其元直不許

泰定帝泰定二年四月和市北馬有駒者萬匹

文宗天歷元年九月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
給居庸等關軍馬

順帝至正十四年二月詔和買馬于北邊以供軍用凡有

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每匹給鈔一十錠

皇明

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對物兩平收買或客商到來中買物貨並仰隨即給價如或減駁價直及不即給價者從監察御史按察司體察或赴上司陳告犯人以不應治罪 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開報毋致高擡少估虧官損民上司收買一應物料仰本府州

縣照依按月時估兩平收買隨即給價毋致虧損於民及縱令吏胥里甲鋪戶人等因而尅落作弊 二十六年定凡民間市肆買賣一應貨物價值須從州縣親臨衙門按月從實申報合于上司遇有買辦軍需等項以憑照價收買

宣德宣德八年令各處買辦諸色物料聽差數實大戶齎價於出產地地方收買供用 九年令應天府買辦物料於都稅司支鈔給主

英宗正統二年令買辦物料該部委官一員會同府縣委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官拘集該行鋪戶估計時價闕出官錢仍委御史一員
會同給與鋪戶收買送納 三年令買辦賞賜達官器
皿及鄉試會試合用紙劄等物并遇有買辦之類皆估
計價鈔數日照舊具奏限一月內赴庫領散不許過違
如官司暫用斃卓器皿係買辦者用畢送工部廠計收
以待再用 八年令 朝廷所用物件免有司買辦查
出產地方於存留糧內折收解京沿途官司應付船隻
脚力南直隸府并山東者送北京該衙門收 廣東
浙江湖廣江西四川者送南京衙門收歲終具奏 九

年令歲用果品厨料照舊支領官錢派買不許於存留
糧內折徵 又令凡遇造作等項急用物料止於官庫
闕用有不敷者方許具奏先給官價派買

景皇帝景泰六年令京城內不係常久開張鋪面及小本
出攤提買等項買賣俱免買辦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議准自本年爲始每半年一次將供
用等庫并各倉場一應合用糧草等項山東河南二道
管糧官員查訪行令宛大二縣造冊六本空立前件二
本送巡青科道二本送巡視庫藏科道一本送巡視中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城御史一本送該司與九門委官公同參酌如先估與市價相合不必更易其間物料時有貴賤價有低昂應增應減務要酌量時宜上半年不過正月下旬下半年不過七月務依期照例會估 三十二年議准行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所屬凡遇會派年例錢糧務要以京估為準有餘者減不足者增

今上萬歷九年令九門鹽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草及各庫物料價銀參酌往年近日舊用量加增減著為定規以後非物價大相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權量

太祖洪武元年令兵馬司并管市司二日一次較勘街市斛斗秤尺并依時估定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二年令九斛斗秤尺司農司照依中書省原降鉄斗鉄升較定則樣製造發 直隸府州及呈中書省依樣製造較勘相同發下所屬府州各府正官提調依法製造較勘付與各州縣倉庫收支行用其牙行市鋪之家須要赴官印烙鄉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與官降相同許令行使 二十六年定凡天下官民

人等行使斛斗秤尺已有一定法則頒行各司府州縣收掌務要如式成造較勘相同印烙降民間行使其在京倉庫等處合用斛斗秤尺等項本部較勘印烙發行憲宗成化五年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所屬地方諸色貨物行人依式置造斛斗秤尺天平等件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兩隣知情扶同隱匿互相借用者事發一體究治

武宗正德元年議准工部行寶源局如法製造好銅法子一樣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箇俱鑿正德元年寶源

局造字號送部印封發浙江等布政司及各運司并南直隸府州各依式樣支給官錢一體改造頒降用使

世宗嘉靖二年議准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樣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所得牙錢入官官牙埠頭容隱者笞革役 凡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坐贓論入己者准竊盜論免刺 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爲姦

計賣物以賤爲貴買物以貴爲賤者杖 若見人有所
買賣在傍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 凡私造
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
減者杖工匠同罪 若官降不如法者杖提調官失於
勘者減一等知情與同罪 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
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笞 若倉庫官吏私自增
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杖以所增減物
計贓重者坐贓論因而得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工
匠論杖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

三等罪止杖一百 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實及絹
布之屬紕薄短狹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宣宗隆慶四年六月戶部條議恤商事宜 一定時估言
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納若先期估計則貴賤
無憑或倉場遠近僦費多寡遠度懸斷豈盡合宜此後
九門鹽法委官與十三司掌印官及巡青科道估價上
半年定於五月下半年定於八月俱以十六日爲期務
在隨時估價不得執一其內庫監局召賣物料價亦倣
此 一議給價將御馬三倉壩上等馬房錢糧原屬山

東河南督理京道者俱改於太倉關各草場料草原派
數少者給以全價數多者給以三分之一完日補給皆
以時估爲率其兩省督糧官既無關領之擾則催督宜
嚴如有怠玩者劾治 一嚴禁革各庫監局及牛羊象
馬房等倉西安等門典守官吏有索求抑勒者悉治其
罪 一裁冗費量減各倉場草束斤數及脚夫庫秤之
冗食者 一酌坐買凡料草數多一時難以猝辦者量
於秋冬二孟之月坐買不得仍前全坐致費高價陳草
悉令發賣或如數補放未給價者速給之 一公僉報

各商果貧困不能供役者具通狀告補轉行巡青衙門
驗實方許舉報富戶更代疏入 上悉從之

今上萬歷元年令九門鹽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
草及各庫物料價銀叅酌往年近日舊冊量加增減著
爲定規以後非物價大小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二十
九年工科給事中奏舖商向年 題 請編審之日舊
商報之臣等核之報之不實則失在舊商核之不真則
失在臣等若豪猾之徒公以賄免則罪在奸商公報新
商查雍劉欽等二十八名如查雍等十三名郡中最稱

富厚劉欽等十五名亦皆中人之產可協工役者雍等
乃依恃錢神擅通關節倖免止遺劉欽等十五名以數
人之力支煩劇之役在雍等享富藏厚積之饒在欽等
遭傾家蕩產之困 國家之工程自奸商誤之象魏之
法紀自奸商撓之若不嚴行禁止痛加罪治竊恐再報
之商踵雍等之故智倣已售之奸謀妄肆攀援矣伏乞
勅下該部今次補報新商俱勒限三日內投遞認狀
供役其有遷延違悞賄托求退者許該部并臣叅送法
司從重究罪各衙門亦毋得借稱官校匠役名色曲爲
等亦可以免公役耽延之慮矣

市舶互市

宋

孝宗乾道三年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
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
也 淳熙六年趙雍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
恐有曾經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
禁物不令過界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

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淮白魚也

寧宗嘉定中泉州番舶畏苦征至者歲不三四真德秀知泉州首禁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理宗景定四年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按宋史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人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王鶚請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

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已無及惟自咎耳

遼

太宗時南雍州高昌渤海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鉄驪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

物來易于遼者道路纏屬 會同二年五月禁南京鬻
牝羊出境

聖宗統和二十二年與宋通好復置榷場于振武軍 二
十三年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缺部人貧乏請
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

興宗重熙八年正月禁朔州易羊于宋 十一年六月禁
氈銀鬻入宋

金

太祖時于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門置榷場于

易北方畜牧

熙宗皇統元年正月夏國請置榷場許之 二年五月許
宋人之請各置榷場于兩界以通互市 九月命壽州
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

海陵正陵四年正月罷鳳翔唐鄧穎蔡鞏洮膠西諸處榷
場而專置于泗州尋攻宋亦罷之 五年八月 命榷
場起赴南京

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夏使乞互市從之 三年市馬於夏
國榷場 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穎密鳳

翔秦鞏洮諸場 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麩及羊豕之脂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諭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賈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權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令所司嚴察奸細 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權場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綏德為要地可復設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邊民因緣為奸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令綏德州復置一場仍

許就館市易

十二月禁壽州權場受分例

分例者商人贖見場

官之錢幣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權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為增修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權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 是歲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舊制許貿易三日從之 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四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

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勝荔枝五百斤圓眼五百斤盧
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
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
十秤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
秦州非子城大定間歲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
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 承安二年九
月以夏使朝辭詔答許復保安蘭州權場初金主雍謂
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命罷之至
是仍許復 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權場

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權場若以見錢入外
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是年宋界諸
場以攻宋皆罷 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
舊置權場遂復置于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宣宗貞祐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究州復開設秦州
權場歲所獲以十數萬計完顏弼奏其擅置宣宗曰朕
固許其從宜也 三年七月議欲聽權場互市用銀而
量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
叅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

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歛不及民
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
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
矣上曰當詳計之 興定二年四月完顏素蘭請宣諭
高麗互市從之

元

世祖中統元年置互市于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
死 二年於高麗鴨綠江西立互市至明年正月罷高
麗互市 至元元年罷南邊互市 十三年定江南凡

隣海諸郡與番國往返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
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驗其
所至之地及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
宋舊制而爲之法也又制大舶給公驗小船給公憑每
大船一帶柴米船入槽船各一驗憑隨船而行或有驗
無憑及數外夾帶即同私販犯人杖一百船物並沒官
內一半付告人充賞公驗批寫物貨不實及變賣滲泄
作弊同漏船法財物沒官舶司官吏斷罪不叙 十四
年四月置權場于碇門黎州與吐蕃貿易 十二月立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市舶司于泉州 又立市舶司三于慶元上海澈浦以
福建安撫使楊發領之每歲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
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
客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
市舶司提控王楠以爲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法雙抽
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 十五年八月詔行中書省
蒲壽庚等曰諸番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
可因番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
來互市各從所欲 十一月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

人市舶 十八年九月詔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
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 十九年用耿左丞言以鈔
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諸物仍聽船戶通
販抽分 二十年六月定市舶抽分例船貨精者取十
之一粗者十之五 十月忙古碍言舶商皆以金銀易
香木於是下令禁之惟鐵不禁 二十一年設市舶都
轉運司于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運人入番貿易諸
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人得其三凡權
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

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買賣者依例抽之官吏奉行不虔者罪 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 二十三年括諸路馬凡色目人三取其一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正月禁賣金銀銅錢越海互市違者罪之 二十四年三月忻都奏發新鈔十一萬六百錠銀千五百九十三錠金百兩付江南各省與民互市 二十五年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糶違者罪之 二十六年沙不丁上言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

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 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沙不丁例請至元鈔千錠爲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從之 二十九年六月日本來互市 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法及漏稅之制凡商賈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于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 初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是年冬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以防海道 三十年立海北海南

博易提舉司稅依市舶司例 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
十一條其要者泉州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
凡七所獨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一分之一以爲
稅令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舶司并入慶
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
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帆之日皆
前期至抽解之所待舶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
期及作弊者罪之從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
留夢炎言也 三十一年時成宗已即位詔有司勿拘海舶聽

其自便尋又以舶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
而閱之

成宗元貞二年八月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外國
者不得爲商

仁宗延祐元年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須江浙省給
牒以往迴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私
往者沒其物 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于外
國乃罷市船司提舉司禁賈人下番貨

英宗至治二年復置市舶提舉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

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時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餘並
無沮

泰定帝泰定元年諸海舶至者止命行省抽分 三年宮
中買寶貨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毋得勒減稽遲
以病商人

文宗天歷元年以宮中買寶貨蠹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上
獻者以違制論 十一月詔日本國舶商至福建博易
者江浙行省選廉吏征其稅

順帝元統二年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海通番為皇后

營利

皇明

吳淵穎論市舶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
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
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
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
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嚙引勢家惹起奸圖按 國初禁
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
閉絕之非以通商之不便也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市利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甘蹈負固而肆橫行推厥所原各有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耳

按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訓雖嚴而三市舶司如故市舶初設太倉黃渡尋改設于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北夷有馬市西夷有茶

市江南海夷有市舶者皆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自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訐海上無寧日矣

大明律凡泛海客商船舶到岸即將貨物盡實報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僧之家不報者杖雖供報而不盡者罪亦如之物貨並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

太祖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成祖永樂元年十月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英宗正統八年也先阿魯骨貢馬互市中官王振截其馬價也先遂大舉入掠大同宣府振挾駕親征遂致北狩天順以後互市遂絕彼以貢馬為名邊將啖以厚利羈縻而已

憲宗成化十四年令遼東馬市許海西并朵顏三衛夷人

賣買開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日開二次各夷止將馬匹并土產貨物赴彼處委官驗放入市許齎有貨物者與彼兩平交易不許通事交易人等將各夷欺負愚弄虧少馬價及偷盜貨物亦不許撥置夷人指以失物為由扶同詐騙財物分用敢有擅放夷人入城及縱容官軍人等無貨者任意入市有貨者在內過宿規取市利透漏邊情事發俱發兩廣烟瘴地面充軍遇赦不宥十七年題准廣寧開原二處俱開馬市其通事三年一換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劫巡撫朱紈訪知番舶主大姓家番貨皆以虛值轉鬻牟利而值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艘而請鑄暴貴官大姓戒諭之不報 二十八年秋七月朱紈又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匿牟利因爲嚮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刑部覆奏真僞未審宜俟覈報臺臣劾紈注措乖方顯殺啓釁 上令紈還籍聽勘而訊海防諸臣 時俺答入寇 京師震駭仇鸞上言北虜生齒日繁毫髮仰給中國周尚文

不得已貨啖之邊事稍寧夫通貢固不可與其邊臣交通獲利孰若 詔許款塞互市恩出于上乎疏下兵部議聞 三十年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鸞曰永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待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爲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議入帝問相嵩云一年開二市亦宜乃遣史道往大同理互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今議開馬市其不可者有十其謬有五夫互市和議之美名也和則上無以解

列聖之耻下無以洩百姓之怨而忘天下之大義一
屢下命北伐人思自奮一旦講和失天下之大信二
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之大威三天下豪
傑盡思決一死戰一和而灰豪傑効用之志四將士
偷安懈天下經武之心五宣大吏民勾引牽連開邊
方交通之徑六天下歲荒民困人心思亂國威日玩
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張武經年竟成虛言
長胡虜輕我之心八我不能制彼而反爲所弄墮胡
虜狡猾之計九互市不已我財日匱忘天下根本之

計十或謂外開馬市而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
於和犬羊無厭敗盟反掌耳謬一或謂我方乏馬虜
肯以良馬畀我乎和果可必安事戰馬謬二或謂互
市之後漸許通貢可爲永利不知通貢徒手取利不如
互市之有值且亦何暇計永久耶謬三或謂虜既和
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得和者喜
則失者必怒矣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
損國威養寇亂壞天下大計者其禍甚於戰謬五疏
聞帝以阻撓搖惑謫狄道典史三十一年虜以市

利薄入寇大同仇鸞倚通市不爲戍守備大同總兵徐仁巡撫何思禁軍兵拒虜諸將擁兵拒虜獨指揮王恭戰死代府饒陽王上狀上逮徐仁等褫其職罷史道制復言開馬市者死者爲令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胡宗憲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夷志欲通貢市本兵力議不可乃止四十四年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故設市舶以通貿遷屬以近海奸民規利起釁爰議裁革今人情狃于近利輒欲議復不知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艱此釁一開島夷哨

聚禍不可測市舶之議遂寢

穆宗隆慶五年二月兵部請以王崇古馬市八議下廷臣會議可否從之三月兵部復請以崇古議俺荅王號餘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闌出又言套虜事體與宣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否上允行之九月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二
市順義王俺荅部馬千三百七十匹價一萬五百四十
五兩私市馬騾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
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黃台吉擺腰兀慎部馬
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羸牛羊
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
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郡卜大成部馬千九百
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羸牛羊四
千撫賞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邊臣遷秩頒賞有差
今上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宣府巡撫王象乾奏事竣鎮

城張家口易買過酋把都白洪大永郡卜大成台吉等
夷馬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匹用過貨價銀十一萬三
千九十三兩八錢零撫賞用過銀四萬四千六百九十
五兩九錢零該年仍有各虜酋未賣馬價未領撫賞約
算該留銀三萬三千七兩三錢零如後各夷至市求討
照數補給如不復討銀貨聽挨年支用實比原定市賞
額數節省銀四萬六千二百有奇 二十八年六月遼
東巡撫李植奏虜人挾市非誠乞亟會議以決大計其
畧謂遼左馬市創設有年諸撫賞貨物自二十二年以

前共止費銀二千四百餘兩至二十三年委馬政官俞方策兼管或聽夷酋重名詭名或比舊例加倍甚有增至三四倍者二十四年增至四千五百餘兩二十五年增至六千四百餘兩二十六年前撫臣張思忠察其弊端稽查裁抑仍用過二千七百餘兩虜反要挾宣大之賞張思忠不勝其憤具疏請革馬市遂罷此廣寧馬市因革之大略也又州木市自前撫臣李化龍題小反青欲在又州大康堡順河運木進邊賣買李化龍酌量題請許撫臣止酒食爲犒行之三年無譁後因將領多有

短值勒指夷木者夷人恨之焚木而去不復再來木市遂罷此又州木市興廢之大較也二市之設皆一時羈縻之術與宣大和款不同順之則撫叛之則罷此夷方市彼夷即捨無歲無之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犯石屯城犯廣寧鎮開原靖安犯又州慶雲犯兩河犯瀋陽犯東勝堡犯中右所損傷贖兵四五年間未嘗不開市未嘗不大搶往事可徵矣今三月二十日賊五百餘騎從大鎮堡二十一日四百餘騎從西平四月初一日五百餘騎從黑庄巢等堡各入犯虜既背約分搶且不休

何忠順之有而欲與之市撫賞之耶 二十九年九月
延綏候代巡撫王見賓奏套虜吉囊諸酋求通馬市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兵科給事中桂有根奏在內遥度
莫若行新任巡撫計議 上允行之十二月戶部覆劄
遼總督萬世德奏夷人輸誠求撫奉 旨采顏各夷馬
木二市准開復撫賞照二十三年例行寧前木市亦聽
便宜開復仍督道將嚴修戰守不許從旁阻撓牽制奴
那二酋補進雙貢也并准行

按今之論禦寇者一則曰市舶當開一則曰市舶不當
開愚以爲皆非也何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分而言之
則非矣市舶與商舶二事也合而言之則非矣商舶與
寇舶初本二事中變爲一今復分爲二事混而言之亦
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 朝皆設市舶司以
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邏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
爲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
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
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西番琉球從來未嘗寇邊
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

爲十年人爲二百舟爲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今若單言市舶當開而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釐貢與互市爲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奈祖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泊廣東之私灣官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

與貢舶相混乎何言乎二而一一而二也海商常恐遇寇海寇惟恐其不遇商如陰陽晝夜判然相反爲商者曷常有爲寇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擁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以隨售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灣東洋船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船悉變而爲寇船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聚南灣至今未已日本夷商惟以銀置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福人利其值希其抽稅買矣底雖驅之寇不欲也此固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

志每歲犯邊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舶之所能止而亦不當反錫之名目者也故不知者謂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貢不許許其入貢通其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泯矣其知者哂之以爲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我國家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之有使其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爲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既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或謂日本國王號

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噬金葉勘合燬於兵久矣如責其期拘其驗則彼終無繇貢而市舶終無繇開矣須弘包荒之量昭無外之仁可也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寇之因也貢而無期弛備之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猶難矧可頻貢而勿驗哉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倭未知畏也此須肅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如永樂初擒斬對馬臺岐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糴

宋

孝宗隆興元年詔福建提舉司具到本路見在常平米九萬九千二百餘石義倉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餘石令本司契勘如無陳腐不須更行收糴從中書門下省請也 二年詔司農少卿陳良弼往浙東點檢常平等倉良弼言比點檢七州常平倉其間失陷借支壞爛失收米麥共二十七萬六千二十餘石并常平錢一萬四千四十餘貫乞委提舉司徧詣所屬剗刷餘省錢米償納

如所償未足俟收納秋苗日盡償從之 戶部言諸路節次承降指揮和糴先拋降下未糴見錢銀并兩浙運司合棹今年歲額糴本移用錢及諸路常平剩下糴本等錢共二百萬貫令行在并隆興建康鎮江府衡鼎州置場收糴米斛共一百萬石依舊作常平椿管緣逐路提舉司循習住滯不催督錢糧因而過時有悞收糴欲將所科糴錢數劄下逐路提舉常平官兩浙運司日下計置盡數赴逐處糴場交納仍各具已催起錢數申尚書省從之 乾道元年臣寮言去歲江西湖南和糴其

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斛脚百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以關引償價許之還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二年王曠等言和糴之弊害及于民爲守令罪朝廷拋降有定數而州縣額外倍科朝廷降糴本于州縣而州縣十不支一二乞令州縣各置場申嚴條法

從之三年劉珙自汝南召還初入見論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能革細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望詔止之上嘉納五年臣寮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甚嚴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拋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嚴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六年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

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八年戶部楊傑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攷乞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放支數目仍開說逐年有無災傷檢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樁管結具保明文帳稽考施行從之淳

熙二年照諸路常平司每歲于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給去處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于九月初旬條具聞奏四年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于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年止免關外今從季繁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爲惠尤廣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米元申帳狀管九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萬三千餘石今次提舉司申有六萬八千餘石及至盤糧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皆是虛數提舉官李唐到任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通判李桐係軋道三年到任之人所由帳狀隱蔽虛妄詔李唐特降兩官放罷趙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堂除 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得過糴尋詔趙與權提領其事一應浙東州縣并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察 六年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果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

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畜積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貯以備緩急上曰于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合用倉廩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奏是年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處故也 七年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 八年趙雄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三月終止上曰正合朕意遂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椿積等米廣行賑糴今雖聞諸路米價低昂不平其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可矜憫令州縣鎮塞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重寘憲典十一年勘會諸路州縣義倉米斛在法隨正苗交納唯乞賑糴今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

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具舊管新收數目申尚書省十二年臣寮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府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糴不行今秋成在近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糴詔趙汝誼于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收糴椿管是年令提領封椿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庫所支降會子一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
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
三十萬貫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椿管米本錢支
用 又詔封椿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
點和糴米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椿管
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庫見
椿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就豐熟去處置場浙西提舉
就平江府置場招糴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實值開具
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 十三年詔沒官田產合拘

收租課入常平違者科罪 臣寮請約束諸路納義倉
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
揮 十五年司農等言臣寮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爲額
一百五十萬石不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
緩急必失措擬乞下戶部司農等相度以每歲諸州合
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若干預行會計
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于陳新未接之時
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糴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
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

光宗時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去年朝廷以淮浙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惠甚渥也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爭糴于下江淮兩浙司倉以至總司戎師皆散遣官吏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豪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給之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蒙朝廷拋降和糴十萬石緣

湖北地廣人稀耕耨滅裂種而不時俗名漫撒縱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豐稔之年僅足贍其境內萬一發泄出外必至價直翔湧常年米價每石若及兩貫已爲極貴今米直陡添數百貫猶未已方此耕布之時使百姓困於貴糴無以自給甚可憐也况本府既有補糴又有和糴數目既多深恐置場不能頓足不免均之諸邑諸邑復不免敷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勢有甚不得已者其初定價正當秋成米賤之際只據一時市直每石作一貫五百貫申及到後來諸處官司商販競來爭糴米直

陟貴官司但以事干朝廷只執原價不敢增添馴至今日輸猶未足乃是百姓受錢於米賤之初而輸米於增價之後甚者家無見儲不免轉糴以償於官焦熬如此可不速爲之計哉臣契勘本府合糴米十萬據諸處申到已糴及七萬尚有二萬未糴而見在之米已承朝廷指揮未令起發以此見得淮浙亦不待此米之來所有未糴三萬若得少緩收糴却得蘇此一方之民緣今已是五月若俟朝廷行下然後住糴恐不及事臣已令本府將糴未足米數且權住糴以待回降庶使青黃不接之交留得此米接濟百姓以了農事不勝幸甚

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十五年倪祖常守徽州州民困于和糴爲申省罷之

陳耆卿奏曰臣聞豐歉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制歎之法莫如和糴和糴將以利民也而民或以爲害其故何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既欲之則惟恐和糴之不行爾而乃以爲害者非其惜於事情蓋由民與民爲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爲市此其所畏也畏官而復虐於官故寧閉戶以失利毋寧傾困以

經文廣通考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賈害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
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槩量無他費焉而官之監臨者
多誅求者無厭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槩粟有候伺
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有
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名雖爲和實則強之也比歲郡
國間苦水潦而亦多以稔告民得粟即飽未暇爲饑饉
謀也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第恐所在州縣未
能痛戢吏姦萬一如前四害之陳則其關係邦本不輕
而况邊備方殷積粟實塞之策尤今所急誠宜播告有

司每遇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
自操其槩量吏有騷動取贏者必寘之于罰如是則雖
一日萬斛彼將樂趨之不暇裕民實邊二責併塞失今
不圖後將愈難惟陛下裁擇

理宗寶慶三年詔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凡有米處申
嚴遏糴之禁從汪剛中請也 十一月汪剛中奏乞下
戶部總所江湖荆襄兩淮漕司行下和糴州縣毋得科
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寘于罰從之 紹
定元年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奏州縣賑民之法

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爲利可久今撥緡錢一千萬有奇分下潭州十縣委令佐糶米置惠民倉乞比附常平法從之 十月趙至道奏乞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糶官吏毋得多取增量庶民不憚與官爲市從之 二年進知臨安府官一等以和糶有勞也 四年七月臣寮奏建劍之間秋霜害稼乞下諸司措置搬運廣米應濟市糶從之 臣寮奏乞嚴飭州縣科糶及人戶投糶不即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州縣折苗並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者刻寘典

憲從之 五年八月臣寮奏乞行下兩淮荆襄諸郡將見椿管米各具實數或令侵移責令補足沿邊和糶高價招誘不可均敷民戶嚴立賞格仍與定限庶幾及時辦集內外皆有預備詔令戶部詳度上于尚書省 六年正月監察御史何處久奏乞申飭諸道轉運司嚴飭所部州縣不許逼糶如歛郡招誘客販委官告糶仍具數上之朝廷其阻糶苛稅者令御史臺劾奏從之 紹定中曾用處知興化軍事立平糶倉捐楮幣萬六千緡爲糶本益以廢寺之穀歲歛價高則發倉以糶之歲豐

價平則散諸寺易新穀爲藏焉 二月郎官王定奏義倉爲官吏蠹耗上曰此自是民戶寄留于官專爲水旱之備務令覺察 是年趙立夫進對畢上曰自今和糴不可緩立夫奏臣昨尹京邑蒙朝廷委以糴事痛革吏奸遂得不擾而辦上曰奸弊多端嚴與關防庶幾百姓樂與官爲市 嘉熙二年十二月詔諸道和糴去處給時直平概量毋得科抑仍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三年九月以江湖浙東建劔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飭制總司今

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淳祐元年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侵移其義倉另項椿收仍措上于尚書省 三年八月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 汪剛中至蘭溪歲旱郡倚辦勸分剛中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惜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 七年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平糴價 九年九月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憲創制新倉三百餘間貯米一百二十萬石欲以淳祐爲名及照豐儲倉例辟官四員從之 十年七月上諭輔臣曰和

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官爲市訪聞近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拋降預行多敷富室大家臨期卒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以至散錢則吏胥減尅納米則斛面取盈專計誅求費用尤夥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嚴約束 是時葉夢鼎知袁州轉運使和糴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有無窮之患從之 寶祐中年子才知太平州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

其息助糴本 景定元年上問近日京城米價賈似道奏見行賑濟以平市價此去秋成糴價必減 二年上曰過年和糴止及民戶今歲水潦若此凡御前庄米亦照民間所科之數輸之有司以示上下一體之意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價出糴 監察御史趙頰孫上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間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留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

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一年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九年臣寮言州縣交量科糴之弊乞行下江西湖南運司各仰遵守已降指揮遴選諸郡清強正佐幙職等官互往隣郡交納和糴不許差右選及權豪等貪譟之人充應仍各遍牒本路州軍守倅毋使奸吏生事淹滯所委之官如有違戾從御史臺覺察聞奏

遼

聖宗統和十三年冬十月令郡縣置義倉歲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發以賑民 十五年詔免南京舊倉粟 時東京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舊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乏用

道宗太康時耶律孟簡以中京饑減價糴粟以賑民

金

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

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廩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 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物其勅戶部宜急爲計 五年責宰臣

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 六年八月勅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和糴以備水旱 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 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十年十月上責戶部官曰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于他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爲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濟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

安用之 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
錢幣通流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 十四年
詔定常平倉制中外行之其法尋廢 十六年五月諭
右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畜其令所在
和糴以備緩急 十七年三月尚書省奏賑東京三路
粟不能周給命自今預備當以爲常 四月尚書省奏
東西三路十二猛安尤缺粟者已賑之矣有未賑者詔
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畜積有餘者增直以
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糧 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
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
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

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常平倉勅省臣詳議以
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
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
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減之以平
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于此也今天
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
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

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
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
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糶其
不及者俟豐年糶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責在必
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
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
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 三年八月勅常平倉往
往有名無常况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糶糶可
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

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
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
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
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儲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
有倉仍舊否則勅置郡縣吏受代所糶粟無壞一月內
同勾管交割給由如無勾管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
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糶不及一分
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督

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州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備粟數以聞十二月勅華州下邽縣置武定殖倉京兆櫟陽縣置粟邑鎮倉許州舞陽縣置北舞渡倉各設倉草都監一人兼領之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即差官爭糴切恐市價騰涌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例收糴詔從之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興速頻曷懶胡

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常平倉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湧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民不須責價私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

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米價騰湧於民未便遂
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六年
七月勅宰臣曰畿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糶之而貧民無
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缺食州縣一年則
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恒產者雖應賑貸
亦請賑濟上遂命間隔饑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糶者減
價糶之貧乏無依者賑濟 時北京民方乏食完顏襄
請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缺爲言襄曰烏
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大悅 承安元年六月

上以百姓艱食詔出倉粟十萬石減價以糶 時馬璧
調遼濱主簿有和糶粟未給償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
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于民民苦之璧白漕司罷
之民大悅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糶于河南諸郡令民輸輓
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糶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言
汝礪所糶足給歲支民既于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
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貨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糶此有
日矣而止得二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 十二月上

聞近京郡縣多糴于京師穀價翔湧令尚書省集戶部
講議所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
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
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
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
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
南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
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無妄增價官
爲定制務從其便 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

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沿河諸津許販粟北
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爲之且河朔之民
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
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從民輸販爲便詔從之又制
凡軍民客旅粟不予官糴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一百
沿河軍及譏察權豪家犯者並以物沒官 上以河北
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
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于諸
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

之糧轉易之北岸以回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 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歛之煩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質券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農工甫畢官債未了而國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晷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 是年權河東

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

見監門

興定元

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

六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 八月

立和糴賞格

英宗天興二年八月蔡州加設四隅和糴官

元

初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其常平倉至元六年始立

其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糴之八年以和糴糧及諸路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糧充貯義倉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矣

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所于開平以戶部郎中宋紹祖爲提舉和糴官始以鈔一千二百錠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

按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糴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兵不乏食馬不乏芻而民亦不因其爲法

蓋亦善矣第行之既久官吏之需求百出價值之高下懸殊名雖和而實則強也市糴糧之法見於各年下不錄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師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四年三月遣使和糴京東又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元年勅北京西京宣慰司隆興總管府和糴以備

糧餉 三年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 四年命沔陽
等處中納官糧續還其直 七年尚書省臣言河西和
糴應僧人豪官富民一例行之制可 八年驗各路糧
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
十五年置甘州和糴提舉司以備給軍餉賑貧民
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 十九年九
月發鈔三萬錠于隆興德興府宣德州和糴糧九萬石
二十年以鈔五千錠市於北京六萬錠市上都二千
錠市應昌 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

諸人中糧 四月以鈔四千錠於應昌市糴 九月發
鹽引七萬道鈔三萬錠於上都和糴 立常平倉以五
十萬石價鈔給之 二十二年冬十月以鈔五千錠和
糴于應昌府 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次
年減價出糴 二十三年發鈔五千錠市糴沙靜隆興
軍糧 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糧 十二月以揚
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 二十五年桑哥言
自至元丙子置應昌和糴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鈎考
從之 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

一兩

武宗至大二年尚書省臣言臣等竊計國之糧儲歲費寢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使和糴恐米價暴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則聽以各省錢足之制可 九月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高之時減價以糶

仁宗延祐四年二月勅郡縣各社復置義倉初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校勿使損壞當社饑饉即用賑給至于隋末公私廩積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力也迨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過年熟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勒支後遇歉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曆無致損耗自是以來二十餘年于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乏之處頃來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饑饉薦臻四方迭苦轉互就食老弱不能遠離而殍者衆矣彼隋立義倉而富今立義倉

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臣試陳之今條欵使義倉計丁納粟意以饑饉之時計丁出之以取均也又條欵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牛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且與之况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垂陛下之本心也伏望陛下普頒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爲義倉凡子

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常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豐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勒爲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矣是時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御史劉恒請興義倉

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以郡縣饑勅有司治義倉 四年

正月燕南廉訪司請立真定常平倉不報

文宗至順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言明年海漕米二百六十萬石恐不足若令運九十萬而命河南發三十萬江西發十萬爲宜又遣官賫鈔十萬錠鹽引三萬五千道於通漣陵滄四州優價和糴米三十萬石又以鈔二萬五千錠鹽引萬五千道於通漣二州和糴粟豆十五萬石鈔三十萬錠往遼陽懿綿二州和糴粟豆十萬石並

從之

順帝至元元年立常平倉 至元二年中書左丞太平以粟貴而金銀賤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不贖其後兵興卒獲其用 十四年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命貢師泰和糴於浙西得百萬石 十五年冬十月命和糴粟豆五十萬石于遼陽

皇明

英宗正統四年十月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瘡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

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

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 命戶部急行之

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 勅分詣兩

畿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憲宗成化十八年正月 命南京糴常平倉糧時歲饑米

貴南京戶部議減價糴以濟民候秋成平糴還倉

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戶部覆福建巡撫金學曾題

鄉官陳長祚林鳴盛倡義建常平倉于官勸義倉于民
又有義廩以倡縉紳之尚義者及知州車大任等官俱
行紀錄長祚等量加服色以鼓尚義 上是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二

土貢考 貢法 宋遼金元

宋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兩浙轉運司獻積錢二萬緡臨安
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椿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
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適資駐吏而擾吾民也 上謂
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
缺餘皆却之蓋慮以進奉為名公私掊剋有害軍政耳
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葉顥知常州或

勸獻羨餘顯曰羨餘非重征則橫歛是民之膏血也弗聽

孝宗隆興元年詔自今後內外主兵官進奉會慶聖節香
䟽有合併沉香並不得過二十兩馬不得過四匹餘物
並不得投進 十二月詔諸路州軍歲起上供錢物例
有拖欠監司郡守却以羨餘進獻僥冒賞典今後上供
錢物須官依限起發數足如輒行率歛進獻仰本部按
劾以聞 是歲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五萬有旨令就
便撥賜廣西所司充本路今年上供錢 乾道三年劉

珙入見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
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
折苗米或倍稅商人之有此民之未便者也望詔止之
上嘉納焉 八年知光州滕瑞奏遇天中聖節臣自書
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
五十疋標背投進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
一官 九年侍御史蘇嶠奏伏覩廣南提舉司廖顯劄
于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十一萬一
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收

常平諸色錢物內有見在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竊謂陛下即位以來屢却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之急于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轉爲廣西運判廖顥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其爲愚弄朝廷莫此爲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次儲積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顥所獻止十一萬緡已

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欲望特降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淳熙六年趙雄等奏昨日蒙恩賜新荔枝留香酒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佳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荔枝蒙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卿等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故遠方新珍之物奔走爭先勞人動衆害物甚多朕欲痛革此事最不喜時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物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惜也 十年廣西經畧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表投進方物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以十分爲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

寧宗嘉泰元年詔瑞慶節諸道毋入貢

理宗紹定五年詔大行皇太后陵寢諸路監司州府軍監寺正進慰表其餘禮物並令免進仍不得以助修奉攢宮爲名有所貢獻 六年上卻歸正番臣康守正王全所獻馬已而出御札賜輔臣曰近康守正王全以馬來

獻朕方禁飭臣下勿受餽遺豈有自開此門兼恐遠人以此窺朕好尚昔漢文卻千里馬朕素慕之卿等以爲如何輔臣乞宣付史館從之 寶祐二年董槐奏邇者陛下飭內外諸司有方物來獻者勿納仰讀聖訓可以弭災召和 景定元年詔倪垕獻羨希賞再削一官仍下監司郡守今後移易窠名輒行獻羨者照祖宗典故行之著爲令

度宗咸淳二年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

意令臺劾之以爲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
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
忌能賈固不能無罪間居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

荆湖貢茶法

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
十五文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
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額錢二十一萬八千
三百一十一貫五十一文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
三百斤半蘄州蘄口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

貫八百一十四文納潭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黃州
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斤賣錢一萬二
千五百四十貫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
六千三百六十貫王棋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
十七斤賣錢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文石橋
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二千八十貫

福建路每年常貢

福州 荔枝乾 荔枝煎 生荔枝 紹興初貢二
十四年罷

紅蕉花布 大中祥符天聖元祐間俱貢紹興初以福清
觀音泥院請罷

乾薑 沙魚建炎三年罷 鹿角菜 紫菜宣和七年罷

蕉乾建炎初罷 上供銀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兩四錢

大禮銀每過郊祀年別進奉九千兩 上供錢六千貫 無額上供

錢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八貫七百五十文 甲葉六萬

八千九百一十五片黃牛皮九百四段六十尺羊皮一

千八百一十二張一十丈 認發建寧府黃牛皮四十

八段羊皮八十九張泛拋每歲兩科甲葉三萬五千片

黃牛皮八百段 羊皮七百張

建寧府 上供細色茶五綱 粗色茶七綱 練布

年額上供銀九千七百五十四兩 大禮助賞銀三千

七百五十六兩 聖節銀 大禮進奉銀各一千七百

兩 提點司進奉銀三十七兩五錢已上俱建安甌寧嘉禾松溪政和五

縣所貢

泉州 蕉布永春縣出 生苧布各二十疋 綿一百兩南安

縣出俱淳祐中貢 山薑花三十朵 橄欖子上色一萬顆次三

萬顆治平六年罷 綿一百兩 蕉布葛布共五十疋元豐中貢

松子五百斤宣和六年詔減後罷 上供銀九千六百四十二兩

三錢 上供錢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五貫七十五文

大禮賞給錢一萬八千九百九貫三百九十五文 春
冬衣賜錢二萬六千二百貫五百二十五文犒軍錢三
千七百二十三貫四百文

漳州 鮫魚皮 柑 橘

汀州 蠟燭二百條 上供銀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

錢三分五釐 聖節進奉銀 大禮銀各二千兩 上

供錢九千七百七十貫九百一文

南劍州 土茴香 茶 銀六千三百七十兩

貢 此順昌一縣所

邵武軍 上供銀一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 乾會聖

節銀二百五十兩 大禮銀四百兩

興化軍 綿一百兩 葛布一十疋 上供錢七千五

百四十貫文 節旦上供銀共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

錢三分四釐

閩以外無可考

遼

太祖三年三月幽鎮魏定等州來貢 惕隱涅古滾進白

糧 非常貢

太宗會同元年二月室韋進白鹿

非常貢

六年六月奚

鈿勃德部進白麕

非常貢

穆宗應歷二年十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

非常貢

七年

十月近侍烏古者進石錯

聖宗統和元年十月南京留守于越休哥請每歲諸節度

使貢獻如契丹常例止進鞍馬許之 十二月以顯州

歲貢綾錦分賜左右 五年五月烏隈于厥部以歲貢

貂鼠皮非土產皆于他處轉貿以獻乞改貢詔自今止

進牛馬 十二年二月免諸部歲貢羊 十四年閏七

月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非常貢

十五年三月兀

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

旦貢如舊餘免

四月罷奚王諸部歲貢麕

十月罷

奚正諸部貢物 二十一年十二月罷三京諸道貢

二十二年三月罷蕃部賀正齡節及冬至重五貢 開

泰七年三月命東北越里篤部阿里粵里米蒲奴里鉄

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 八年七月詔

阻卜衣舊歲貢馬千七百駝四百四十貂鼠皮一萬青

鼠皮二萬五千 九年九月西南招討奏党項部有宋

犀族輸貢不時常有他意宜以時遣使督之詔曰邊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征歛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耳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無或侵漁自然效順

興宗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平州進黑兔非常貢 太康三

年正月省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銀 太

安三年四月免諸路貢輸之半 十月罷節度使以下

進珍玩 四年四月減諸路常貢御服 七年六月倒

塌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為寶非常貢 壽隆三

年六月詔罷諸路馳驛貢新

與國之貢

吳越王錢鏐于遼太祖九年十月遣滕彥休來貢又于太

宗五年正月遣使貢犀角珊瑚 又于天顯七年二月

遣使獻寶器

南唐于太宗天顯三年四月進白龜 十二年八月遣使

來貢 又于穆宗應歷二年正月進犀兕甲萬領

唐于太宗天顯三年十月遣使進玉笛及紅牙笙

晉石敬瑭于太宗天顯十二年六月以遼得援為帝歸鴈

門以北及幽薊之地仍歲貢帛三十萬匹 會同元年

十月進獨峯駝及名馬 二年正月晉進珍幣 七月
進犀帶 八月遣使貢歲幣 三年四月遣使進茶藥
及弓矢又貢名馬及布 四年進香藥又以許祀南郊
進黃金鑑又遣使進櫻桃水晶硯犀弓竹矢 五年進
射柳鞍馬

漢遣使于穆宗應歷元年十二月獻弓矢良馬 二年進
蒲萄酒 三年進裘馬及衣 又遣使貢藥 四年遣
使進茶藥 七年遣使來貢 十六年遣使貢金器鎧
甲 景宗保寧時常遣使來貢及進蒲萄酒

周主郭威于世宗天祿五年遣使致良馬

宋于聖宗統和二十二年遣李繼昌請和願歲輸銀十萬

兩絹二十萬疋 興宗重熙十一年九月耶律仁先遣

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疋文書稱貢 按宋史富弼力
却獻納二字後

竟與納字則稱
貢之說誣也 二十四年正月遣使來餽馴象 道

宗隆壽四年正月宋遣使來餽錦綺 天祚帝天慶五

年七月阿骨打反亂遣使致助軍銀絹

金

大同府貢瑪瑙數珠 涿州貢羅大定年罷之 平

州貢櫻桃綾

地里志可考者止此

海陵天福三年三月罷歲貢鷹隼

命太常官饌惟進魚

肉舊貢鵝鴨等悉罷之

會寧府貢秦王魚 又貢猪二萬俱大定時罷之

世宗大定三年十一月罷貢金線段疋 四年正月罷路

府州元日及萬歲節貢獻 八年十月詔罷復州歲貢

鹿茸 十一年六月詔諸路常貢穀內同州沙苑羊非

急用徒勞民罷之 十三年七月罷歲貢雉尾 二十

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鷂等輒率斂部

內並自今罷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罷舖遞送荔枝

二十七年五月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

時果惟上林果三日一進 時黃久約使宋返道經宿

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奏罷之

章宗明昌四年正月却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 泰和元

年十一月諭工部無以進柑橙擾懷州民遇有則進無

則已

宣宗貞祐三年九月陳州鎮防軍段仲連進羊三百詔遷

三官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邠州節度使移刺朮納阿卜進白兔
 詔曰得賢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用此為令有司
 資道里費縱之本土 六年六月隴州節度使石抹冬
 兒進黃鸚鵡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
 弗復獻 天興元年四月許州進櫻桃

太宗天會時宋貢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時與宋徽宗和

熙宗皇統時宋貢銀二十萬兩絹二十五萬疋自壬戌年

始每春季差人至泗州交納時與宋高宗和

世宗大定時宋增貢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大軍還時

宋許攜軍錢三十萬貫遺其銀三百萬兩宋人移書乞

減乃如其前時與宋寧宗和

元

憲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
 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却之
 賽典赤以為言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世祖中統二年六月勅平陽路安邑縣蒲萄酒自今弗貢

至元元年正月楊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

優詔諭之 八月禁勿用官物進獻 二八東乞兒部

牙西來朝貢銀鼠皮二千賜金素幣各九帛十有八
十三年九月勅常德府歲貢包茅 十五年阿里海牙
入朝獻金三千五百八十兩銀五萬三千一百兩

胡粹中評曰世祖天資仁厚宇量寬宏獨好利之心差
勝耳漢祖入關惟收圖書版籍婦女貨財一無所取其
豁達大度越常人遠矣世祖得江南之後即陳宋寶玉
於殿庭又檢覈新舊錢穀置徵理司立規措所權茶酤
賣及阿里海牙入朝受所獻金銀又受忙忽帶獻真珠
一百斤故令權奸若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皆以言利進

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於是阿合馬欲殺崔斌
則誣以盜糧四十萬桑哥欲害郭孝楊居先則奏其虧
欠鈔六千餘錠忙忽帶謀陷劉宣則言其阻壞錢糧終
至元之世江南三省盜起不止皆由於鈎考理算刻剥
生民蓋好利之弊一至於此也當時阿刺瓦丁坐盜鈔
二萬馬三匹楊璉真加發宋陵取金銀八千五百兩受
獻鈔十餘萬寶至無等盧世榮盜官物金銀二萬餘錠
他物稱是苟上之人不欲彼曷由至此哉 十六年占
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犀象各一來貢 交趾

貢馴象 十八年免今歲耽羅國入貢白紵 十九年
閩婆國貢金佛塔 高麗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十
年七月新附官周文英入見其贄禮銀萬兩金四十錠
鐵木兒不花匿爲已有詔即其家搜閱沒入官帑 高
麗國王貢氈布綿紬等物四百段 二十二年江頭城
進童男童女八十人并銀器幣帛 二十二年勅自今
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 二十四年六月百
官以職守不得從征采顏願獻馬以給衛士 七月弘
州匠官以犬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 馬八兒國貢奇

獸類騾而巨毛白黑間錯 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

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江淮行

院進鷹却之勅自今軍官毋縱禽擾民違者論罪 勅

福建毋進鶻 三十一年 成宗未改元 雲南金齒路進馴象

三趙天麟上策曰方今纂組綾錦金珠璧貝未嘗無之

殊方異物禽鳥犀象未嘗却之至於珍羞異饌自山海

而來者多矣俳優賤物充一筴之資者衆矣其間爲害

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

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焉蓋從行不從言也以

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爲濫之民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粟肌鶉衣襤褸內皆饑餒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者益貧也夫牛羊鷄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無失其時則所謂得實利而壯吾國之基彼斑斕之獸駃錯之馬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爲歎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山航海輦贖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湊府無虛月

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之則不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通議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却啓之而不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召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

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賄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毳幕靈州之酋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

成宗元貞元年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鷁 緬國獻舍利寶玩 二年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葱 罷進蒲萄酒以園業還之民 大德七年帝詔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植於民從何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 雲南行省平章也速帶兒入朝以所獲軍中金五百兩爲獻帝曰是金卿效死所獲者賜鈔千錠 今忽賽因以獻鷹犬復除大寧路達魯花赤 八年詔朝廷

諸王駙馬進捕鷹鷂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冒進者罪之 九年商胡塔乞以寶貨來獻以鈔六萬錠給其直 時賈胡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售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含之則不渴覆面而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一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十年夏四月詔求鷹犬凡匿者沒家貨半笞三十來獻者給賞 十一年時武宗未改元比怯來木丁獻寶貨勅以

鹽萬引與之仍許市引九萬

詳見鹽門

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臣言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爲任宜禁私獻寶貨者 泉州大商進珍異寶帶 罷江南進沙糖 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沉檀香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 至大四年時仁宗未改元近侍有言賈人獻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漸而退 又淮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項寶帶寶鞍卻之戒諭如初 皇慶

元年諸王也先不花貢珠寶皮幣馬駝賜鈔一萬三千
六百錠 二年諸王也先不花進馬駝璞玉 七年

時英

宗已即位 禁獻珍寶

英宗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
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胡粹中曰英宗初立責近臣以不進賢而爲人獻帶從
張養浩之諫而罷元夕張燈使出于中心至誠進而不
已其爲盛德豈可量哉未幾即以製珠衣工緩杖將作
院使則是非真能賤貨貴德者矣以諫造寺而殺御史

觀音保等則是非真能克己從諫者矣書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英宗二三其德如此能無南
坡之及乎 至治二年諸王怯伯進文豹及海東青鶻
三年禁獻山場湖泊之利 是年征東未吉地兀者
戶以貂鼠水獺海狗皮來獻詔存恤三歲

泰定帝泰定元年安南國世子陳日熿貢真州珠金 二
年諸王不賽因貢珠賜鈔二萬錠 二年諸王月思別
獻文豹賜金銀鈔幣有差又獻玉及獨峯駝 罷福建
歲貢蔗錫 阿察赤的斤獻木綿大行帳 四年諸王

梁思班不賽因等以文豹西馬佩刀珠寶等物來獻賜
金鈔萬計 十月諸王脫別帖木兒等獻玉及蒲萄酒
賜鈔六千錠 十二月諸王孛羅貢硃砂賜鈔二千錠
瓜哇獻金文豹白猴白鸚鵡各一

文宗天歷元年以河南江西湖廣八貢駕鷺太頻令減其
數以省驛傳 占臘國貢羅香木及象豹白猿
按貴與考凡外國貢獻俱不錄豈以不列職方非任土
歟元起沙漠版圖海外則視諸國猶六服耳故稍摘其
雅馴者著於篇且亦以志胡人之好尚 至順元年中

書省臣言舊制正旦天壽節內外諸司各有贊獻頃者
罷之今江浙省臣言聖恩公溥覆幬無疆而臣等殊無
補報凡遇慶禮進表稱賀請如舊制爲宜從之 三年
雲南景東甸蠻官遣子來朝獻馴象乞陞甸爲景東軍
民府常賦外歲增輸金五千兩銀七百兩許之 欽察
台以名園爲獻命御史臺給贖罰鈔千錠酌其直 至
順之際諸王亦屢爲進獻
順帝元統二年却天鷲之獻 至正十二年齊王獻馬一
萬五千匹

各省所貢惟閩可攷聊錄於左

福州路錦荔枝二十萬顆 錦員眼二十萬顆 柑二

千二百顆 橙三千顆 俱閩侯官懷安縣貢 鯊魚皮一百二十

張 福清州閩侯官懷安長樂羅源五縣貢 沙魚皮一百五張 福清州閩侯官長樂

連江羅源五縣貢 繡段一百疋 衲襖二百領 刺白繫腰

泉州路 砂哩咧 金櫻煎 金櫻子一十石

福寧州 沙魚皮一十五張 御茶 連寧貢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二終

